

龍川文集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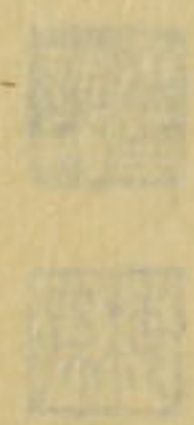


002
1

門和16
籍900
卷1-6

齊東野語

齊功成敬慕



門 八 16
號 900
卷 1



齊
 功
 成
 敬
 篆

齊功成敬篆



龍川先生像



蘭陵李珣摹



風流千古李珣
於上漢道晉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刻宋陳龍川先生文集序

萬曆歲甲寅永康迴溪王公來知吾郡吾郡昔蘓子瞻所勝游地故其國縉紳學士流風餘韻往往多竒才且多竒書王公下車後從九屬國遍搜索得其里中人陳龍川先生集不啻萬鎰因令付棗人梨人史稱罔父生而目光有芒爲

音人
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
千言立就所著酌古論諸篇其指世陳
政切直而少回互其潭說國家利害如
燭照數計其貴重華美如清廟明堂四
瑚八璣其流光發采如雲錦天章爛然
五色知神妙變化如雲漢麗天不可方
物其衝突起伏如層巒疊翠不可究詰
卽同父自况所謂風雨雲雷交發而並
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
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胷誠實錄也惟其
自謂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
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
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
有愧忤是以啟當世朱呂粗豪之譏不

佞無知既未問道亦不知學爲何物但竊謂爲學至於子思孟子亦可已矣孟子之學浩然至大至剛至於充塞天地亦可謂粗豪矣而其後乃曰是集義所生夫天下最精細者宜莫如義故易稱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夫集義至於窮神知化其細膩何如

則粗豪似不足病同父細膩且無論孟子卽如子思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非以神馭氣必不能流動充滿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其語小天下莫能破至於鳶飛魚躍而上下皆察八之其爲細膩何如則粗豪又似不足病同父細膩余嘗因同父之議以觀於造化

辟之雷與風然夫陰陽相薄感而爲雷
天地之氣噫而成風當其雷之發聲也
破巨石裂大木不可謂非粗豪矣然出
地百八十四則萬物因之以興利入地
百八十四則萬物因之以除害抑何其
分辨而細膩也卽如風一怒號且至於
折大木壞大屋故曰颶風曰暴風曰顛
風曰飈風夫非粗豪之說與及觀其吹
萬也則噓吸披拂至於無微不入無隙
不貫然則粗豪與細膩互用者余於風
又可識矣雲雷屯之大象曰君子以經
綸夫經者粗豪之意也而經中有綸則
細膩固具其中矣隨風巽之初六曰利
武人之貞夫武人者粗豪之意也而九

音川才集凡
四
五乃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其所以
庚變揆度必底於盡善盡美則細膩固
具其中矣蓋先師孔子上律天時渾然
元氣者也顏子心齋坐忘行冬令者也
孟子英氣發揚行春令者也發用雖殊
其當於時令則均耳今觀同父蓋願學
孟子而偏得其泰山巖巖之氣象乎且

風雷益之彖傳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言聖學也余試分風雷以擬同父之學
則謂爲屯之經綸巽之先庚後庚也可
卽合風雷以擬同甫之學卽謂爲益之
動巽無疆也可然則謂同甫真粗豪真
細膩者豈不亦知言哉縱謂其以酒故
幾爲法吏所中然無量不及亂不爲酒

困與夫尙書酒誥學者猶然具道之豈以同父而見不及此母亦感慨於二帝之蒙塵圖恢復之未能亦若詩酌金蟲以永懷遂因而沉溺其中耶縱又謂同甫廷對謂以五日一朝徒爲美觀其說非是然文王爲世子且朝於五季日三况壽皇不待大漸而先已禪位光宗爲

光宗者猶宜大展孝思若併其問安視膳之儀文都欲置之勿行恐同甫不若是之慙也母亦得蘓洵之所論諫說與諷而可直故同父亦欲反其言以陰牖光宗乃所謂善處人父子之間者乎今同父之集王公旣已刻此有耳所共聞有目所共覩余無所用覆說余獨謂同

父嘗蒙譏詆於世而王公必欲倒翻前案以刻其集此其故何居或欲借此爲師資又欲借此自況史稱同父當官不飲民間一水而王公方省刑薄歛欲興孝弟忠信何從得贖鍰一錢以故王公亦唯是躬自菲薄第竟日窮餓飲水而減諸升斗之祿以辦此事則王公亦可庶幾自獻於同父矣同甫大廷獨對時而紹熙癸丑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差一數故曆亦三百六十五度而差一歲則龍川之顯於紹熙癸丑與王公之刻其集於萬曆乙卯是萬曆之乙卯卽紹熙之癸丑也王公粗豪細膩之說吾請以質於有宋朱呂及近代餘姚諸君

子不知以爲何若

萬曆丙辰春正月朔旦

欽授翰林院添註待治後學瞿九思拜

撰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
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
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
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
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
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

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

可也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

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志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刻宋陳龍川先生文集序

歲壬子余偕王公典晉試讎校之暇間

評隲古豪傑王公語次津津稱同父也

已來知吾黃諸所以衽席黃者亦旣劇錄其心腑矣不二載黃大治以第一最志氣所托終不可易慨然太息安得黃人士才高氣邁如同父也者而慕用之

如郡守周君竒同父故事暨周君執政
日猶自交驩而同父聲價遂因是騰貴
也嗟嗟王公知同父哉同父正復不易
耳當孝宗時天下以恢復爲度外曠舉
符離之敗懲噎忘餐坐錢唐浮靡之域
卽建康猶憚遷之而豫冀幽并關河嵩
洛之羞置不復念已同父胸饒兵略咄
咄懷恢復之想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
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髣髴蒼之句
一時學者目攝之而最所剽剝者卽吾
考亭氏也考亭謂三代純理漢唐純欲
以是同父慨然力爭之余謂此難以口舌
爭也請循其本夫理豈浮游空虛之物
是從人心有之寧有千五百年間宵不

傳着人心者理豈如阿閃國一現不復
再現者耶故此段論議得不獨在考亭
失不獨在同父也且正心誠意之學日
陳黻辰雅欲軼漢唐而三代之耳竊恐
人主之心意未開而黃昏之胡塵滿城
矣夫以忠憤如東坡忠勇如武穆考亭
猶力詆之不少貸抑何有於同父乃曰

夫夫是向鐵爐邊查鑛撥取零金者也
夫夫在利欲膠漆盤中者也諱亦過矣
自王安石當國而宋室元氣促其大半
考亭則直謂其有骨力同父豈不足於
骨力者假今當國有安石之骨而去其
拘宋之天下必有可觀者廼復不以爲
氣骨而以爲粗豪也余謂宋儒無病病

在太精細豪之一字政宋儒對症之藥也同父之言曰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此語當入孟氏膏肓猶謂不細乎故吾謂宋儒知爲後世之人心慮而不爲當時之國脉慮怒然恐宇宙之闇忽不章而儻然忘乾坤之腥羶未洗也宋之儒理有餘而氣不足者也同父其氣綽足支弱宋極酒淋漓神色悲壯一世之人鮮不以爲恠物敢大言撼朝廷坎壈以老豈足異哉或者謂一日四朝之說爲曲筆阿人主不知人主束縛太急責備太過則患其顯有所出事而旁有所迂逸假令光宗踈問視之節而斷然與金絕日夕講求刷耻之務則重華宮之

青草孰與夫五國城之悲孟婆嘆馬角
者哉故迂迴以之於正此真善處人父
子之間者矣嗟嗟豪傑獨抱英骨懷一
片任事苦心與世齟齬不合豈可勝道
同父平生有大志十不究其一悠悠數
百年誰知之者知之者王公也王公當
一統明盛與處小朝異而侘傺今古之
際獨睠懷同父且不忍其微言緒論與
荒草零露同萎落也此足覘王公之氣
能任天下之重者矣王公一日又舉以
似余余曰此君謂不能爲寧武之愚則
可謂不能爲漢之孔北海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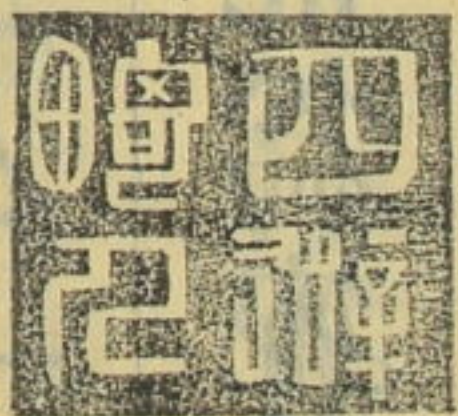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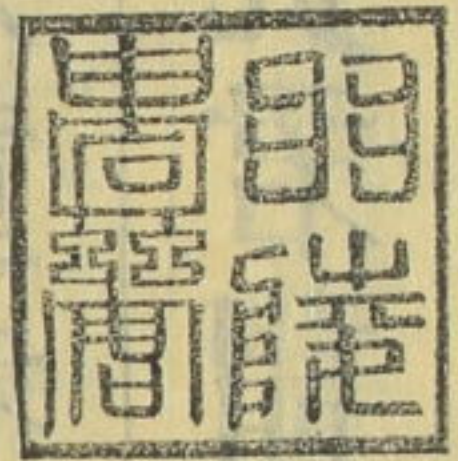
皆

萬曆丙辰菊月

賜進士第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

右叅議前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蘄陽

後學郭士望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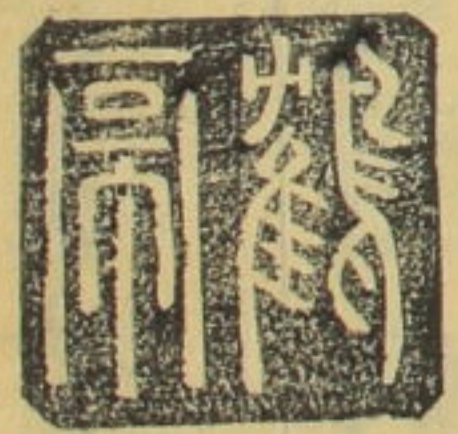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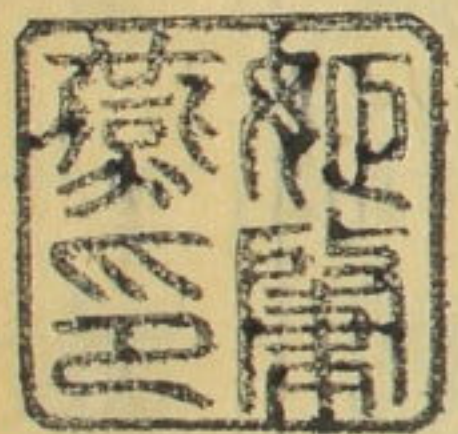
宋陳龍川先生文集序

宇宙之垂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氣節
曰文章三者合而分分而合者也事功
不立其氣節可知氣節不立其文章可
知然求之古今徃徃難其人竊謂永邑
同父陳公可以當之公以解頭而魁多
士於書無所不讀無竒不搜紫陽諸公

序一
徃徃敬崇之爲文汗牛充棟其美不暇
盡述卽如上宋帝四書事功雖未大就
而其心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卧
龍龍川千古一轍何多讓焉至其氣節
雖屢遭刑獄而百折不回饒有銅肝鐵
膽唾手成功之志所謂真英雄真豪傑
真義士真理學者非其人耶爲文章上
關國計下係民生以祖宗之業爲不可
棄置子孫之守爲不可偏安其崇論宏
議雖備見於全集而此四書中爲尤備
豈與專談性命無補於時者所可同日
語哉然文集之刻已不啻一而再奈兵
燹後梨棗遇災其散見於人間者雖尙
有傳書設久而遺板殘失豈非後人之

大過耶今幸其族裔重刻固一姓之光
闔邑之光實天下後世文人學士之幸
使同父事功炳於千秋氣節昭於霄漢
文章如江河之流日星之耀山河有壯
氣古今有奇觀豈不快哉予宰茲土景
崇瞻拜者匪朝伊夕然愧不能文潛德
幽光末由闡發適因陳子請序於予予
嘉其事之有成喜而忘其拙也爰濡筆
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桂月金臺後
學知永康縣事姬肇燕鶴亭氏頓首
拜題於桃溪署中



斑斑可考而無如子姓繁多村居散落
各宗已派譜牒缺修源合流分歷有年
所然而分者未始不可復合也合則必
建大宗祠於邑中爲總會之所各送嫡
祖以祀春秋俾振振公族散而得聚非
特靈爽式憑已也且文毅公文集膾炙
人口板籍無存亦當重刊以彰先懿二
者皆屬美舉斷不可已爰糾族中同志
并商諸老成莫不曰善於是慨然樂輸
或歛諸公帑或出諸私囊派下衆孫共
襄厥美外此雖曰同宗實非族系未有
與焉從今而後竚看譜牒重通鴛行鷺
序昭穆秩然而祖功宗德以及養老尊
賢諸典次第修舉其於水原木本之思

庶幾其少慰也今公所已定文集告成
樂捐名次書載多寡刊列於後以便異
日照數頌胙并垂不朽云

皆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桂月之吉

倡捐嗣孫嗣彥

名世

之寵

昱

世盛

懋大

懋枝

璋

疇

希平弁言

建康軍節度判官陳亮誥

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
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
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
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
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
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尙

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紹熙四年七月王言知日當去也

皇帝言言曰趙抃卿士本於將賢以
三歲大壯人於味爲市天數良之益蘇
我氣軍前製映官刺亮部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
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
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
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
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蕪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
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
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
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

其是

動欲勝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
 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
 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
 數百年之基寧用^真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
 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
 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
 數侵澹澹聞而嗾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
 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
 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可憐

一次不死

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
 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
 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
 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一次不死}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
 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
 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
 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
 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

何愧之有

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葢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

可人

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三次不死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

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
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
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
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
然皆假也

宋喬行簡奏請謚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
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
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
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
未經褒卹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
帝王霸之畧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
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

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格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尙知所宗至若當渡

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媿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况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切照謚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

謚又淳熙勅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 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 旨下有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建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陷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

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戰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魯覲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建都建康以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河澹試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方孝儒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寶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

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感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恠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竒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

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

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

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迫陛下以有爲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

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

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上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

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
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
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
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
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
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
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彊兵於宋也子罕以爲
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
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
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
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
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
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
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

龍川本傳 五
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
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
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
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
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
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
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
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
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
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
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
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
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
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則歸於漕司而兵
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
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
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
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

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
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
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
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
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
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
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
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
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
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
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
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
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
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
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
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
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
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

音川本傳
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檢以爲富也菁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

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

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而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

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彼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

音川本傳
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
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
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
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
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
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疆
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
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
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
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
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
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
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
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
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
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
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
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

龍川本傳
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以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

音川本傳
三
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
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
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
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
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
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
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
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
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
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
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
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
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
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
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
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
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神
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

惟曹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
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
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
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
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
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
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
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
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
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
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
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
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
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
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
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

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旣上帝欲官之亮笑曰

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
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
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
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
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
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
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劄其
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
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
僮死而復蘓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
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
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
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
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
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
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
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潛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官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

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于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讐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曰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恠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

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死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
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
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
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
衆亦旣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
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
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廼大喜以爲善處父
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旣知爲亮則大喜
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
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
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
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旣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
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
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
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
于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

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
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
與一子官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 凡十二道

卷之四

問答 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 一

序

光武

先王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 二

符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 三

諸葛孔明 上

諸葛孔明 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 四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楊雄度越諸子

免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耘齋銘

力齋銘

妥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度量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

稽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 附錄

諸葛亮 附錄

曹植 附錄

呂東萊得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

忠臣傳序

義士傳

謀臣傳序

辯士傳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此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丘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均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元序

贈術者宣顛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穀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勲本政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啓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并序

詞三十闋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參政啓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王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廬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叅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叅政蔡

與王丞相淮

與韓無咎尙書

與徐大諫 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 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申答朱元晦秘書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衡

與周叅政必大

與周丞相必大

與辛勿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叅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永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夏喻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林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冲季文

衆祭孫冲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宣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祭妻叔母喻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王氏夫人文

祭王丞相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碣銘

周叔辨夫妻附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碑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固墓誌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碣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凌夫人何氏墓碣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龍川文集卷之一

永康應寶時敏齋重刊

婺源齊學表玉谿校正

常熟宗廷輔月鋤同校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

龍川文集 卷之一
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

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

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

會孤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

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
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
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
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
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
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
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
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
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
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伸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
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
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

龍川文集 卷之一 六
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如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

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
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
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
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
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
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
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
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
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
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
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
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
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
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
征令是至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
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
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
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

龍川文集 卷之一 六
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竒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菁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人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卒垂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

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

龍川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
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
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
試幸今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
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
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
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
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
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
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
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
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
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
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
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
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

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
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
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
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
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
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
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
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
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
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伐齊及
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
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
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痺薄人才之
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
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
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
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

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廬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

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

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

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其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

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

龍川文集 卷之一
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
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
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
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
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
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
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
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
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
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
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
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
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
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
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
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

音川文集 卷之一
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

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
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
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
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
故旣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旣和而練兵人反
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
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
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
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

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
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
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
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於
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
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
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
陛下裁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

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
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
然自奮於草茅而闡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
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
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
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
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
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
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
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
百有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
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
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
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
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
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
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
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

龍川文集 卷之一 三
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

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問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玉衡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

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天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

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

無餘矣陛下既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

龍川文集 卷之一
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

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

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

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

江

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沮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木之上雨花臺皆

龍川文集 卷之一 三
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
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
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
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
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
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
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
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
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
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
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
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
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
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
資格才者以跖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
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竒論指爲橫議庸
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
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

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
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
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
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
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
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
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
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
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
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
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
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
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
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
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
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

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

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一

終

天淵異當萬下

通調小管

